

鄱阳湖的船

詹幼鹏 著

千古彭蠡泽，浩瀚鄱阳湖，
不仅仅是渔舟唱晚，秋水长天；
不仅仅是雁阵排空，鹤舞九天——
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风情中，
同样积淀着永恒的苦难和千古的悲伤。
「鄱阳湖的船」既是历史的见证，
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家仇未了，又国难当头。
小少爷幡然悔悟，
以身许国，喋血沙场湖疆
——虽然是抗日英雄，
却难留名青史，
枭首示众是他最后的结局……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鄱阳湖的船

詹幼鹏 著

责任编辑：向 琰
版面设计：侯国强

Boats on Poyang Lake © 2023 by Youpeng Zhan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年7月DWPC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81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023940319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 2023940319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52-7

作者简介



詹幼鹏，（笔名：詹斯、阿鹏）。江西省都昌县人。1982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在江西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和江西省美术出版社任编辑多年。自1985年在湖南省大型文学双月刊《芙蓉》发表小说《山魂》（见《芙蓉》1985年第三期）后，至今已正式出版（非自费、非合作）和公开发表各类文学作品600多万字，其中包括《邵逸夫全传》（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白手小子赚大钱》（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刘志丹传》（江西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西西里黑道政治》（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等长篇小说15部。

詹幼鹏已出版的15部长篇小说目录

- 1 《白手小子赚大钱》（25万字）
1996年6月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
- 2 《邵逸夫传》（21万字 繁体竖排版）
1997年7月香港名流出版社出版
- 3 《拳台杀手迈克·秦森》（32万字）
1998年12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 4 《美国五大黑手党家族传》（26万字）
1999年3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2018年再版改名《殊死较量》）
- 5 《哥伦比亚黑手党家族传》（26万字）
1999年3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2018年再版改名《缉毒狂飚》）
- 6 《意大利黑手党家族传》（27万字）
1999年3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2018年再版改名《绝命追杀》）
- 7 《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15万字）
2000年1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 8 《一代天骄马拉多纳》（15万字）
2000年1月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 9 《德国足球风云》（15万字）
2000年1月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 10 《邵逸夫全传》（25万字）
2009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 11 《窃听风云：美国中央情报局绝密行动》（29万字）（与女儿静芳合著）
2011年12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 12 《无极较量：英国情报机构绝密行动》（27万字）（与女儿非非合著）
2011年12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 13 《绝美谋杀：以色列摩萨德绝密行动》（28万字）（与女儿为为合著）
2011年12月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 14 《红色英雄榜系列：刘志丹》（15万字）（与女儿为为合著）
2012年12月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 15 《西西里的黑道政治》（28万字）
2016年7月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

谨以此书——
献给养育我的鄱阳湖！

作者生活照



2009年5月24日 摄于南昌市抚河公园

（外孙王正 摄）

内容提要

长篇小说《鄱阳湖的船》是一部关于华夏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文化和历史的小说。

千古彭蠡泽，浩瀚鄱阳湖，不仅仅是渔舟唱晚，秋水长天；不仅仅是雁阵排空，鹤舞九天——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风情中，同样积淀着永恒的苦难和千古的悲伤。“鄱阳湖的船”既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本书中的小朝奉一夜暴富，富甲一方；穷挑夫家破人亡，落草为寇；风尘女择枝从良，小少爷认贼作父；父子反目成仇，母子骨肉相残；兄弟萧墙祸起，姐弟丧失天伦……

家仇未了，又国难当头。小少爷幡然悔悟，以身许国，喋血沙场湖疆——虽然是抗日英雄，却难留名青史，枭首示众是他最后的结局……

八百里鄱阳湖风高浪险，血雨腥风，留下多少耐人寻味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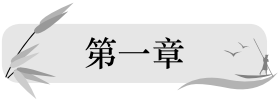
本书第一次揭开鄱阳湖神秘的面纱，将华夏第一大淡水湖的文化内涵及底蕴展示给世人……

目录

第一章	1、三先生	001
	2、在船上	005
	3、吴城	014
第二章	4、卦摊	019
	5、老板	028
第三章	6、长春客栈（一）	039
	7、筷子巷	041
第四章	8、“匿赃”	052
	9、十二口皮箱	055
	10、示众	064
第五章	11、“水面天心”	071
	12、红船	080
	13、落草	082
第六章	14、刘家渡	092
	15、等待	100
第七章	16、四美楼	109
	17、定计	120

第八章	18、金牛星	126
	19、长春客栈（二）	134
第九章	20、金钩大王	143
	21、茶馆	151
	22、端午节	157
第十章	23、变故	169
	24、张蛮子	175
	25、火	180
第十一章	26、三块大洋	188
	27、红船王	194
第十二章	28、刘大河	205
	29、谎言	216
第十三章	30、夜话	223
	31、春夜	229
第十四章	32、一碗哑药	238
	33、母女俩	244
	34、父与子	250
第十五章	35、接任	257
	36、布告	263
第十六章	37、回家	270
	38、鄱湖王	279

第十七章	39、夜探	290
	40、较量	297
第十八章	41、出逃	303
	42、败落	309
	43、下山	314
第十九章	44、遭劫	319
	45、罪孽	324
第二十章	46、搭救	332
	47、刘十二	341
第二十一章	48、断舵	345
	49、烧山	353
第二十二章	50、少爷	359
	51、投军	364
第二十三章	52、马当	371
	53、抢红船	376
尾声		384
后记		389

第一章

1、三先生

三先生一生的祸福，完全是由那十二口皮箱引起的——

二十一岁那年，当了三年朝奉的三先生第一次离开饶州城，奉老板之命到吴城去会一位四川来的客商。在此之前，三先生从来没有出过远门，一直是在饶州城万盛烟行的账房里进进出出。

万盛烟行是饶州城中一家小小的烟行。当年也就不过是一间铺面，几间作坊。门，是杉木做的；墙，是杉木做的；就连屋顶上头的瓦片，有许多地方也是用杉树皮做的。整个烟行看上去斑斑驳驳，老态龙钟，一副其貌不扬的样子。但是，这却是一家历史悠而且名声斐然的百年老店。

饶州城，地处赣东北平原。城外肥畴沃壤，地广人稠，自古以来一直是一方富庶之地，鱼米之乡。此地除了出产上等的稻米之外，还盛产烟叶。用饶州烟叶加工成的饶州黄烟历来就名声在外，所以饶州黄烟就远近闻名。特别是其中的那种“皮丝烟”，更是饶州黄烟中的珍品。

皮丝烟不仅色泽黄润，味道醇厚，更主要的是它的丝缕既细又长，而且柔韧不绝，所以被称之为“皮丝”。历来被那些行家和“瘾君子”视为黄烟中的上等货色。据说晚清年间，这种皮丝烟还是专门孝敬“老佛爷”的奴才李莲英的“贡品”。

万盛烟行虽然是一家小小的烟行，但这家烟行出产的皮丝烟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其原因就是这家烟行有一位刨烟高手。因为这种烟质地的好歹贵贱，除了清尘、打捆、上油、添水、压刨等基本工序要到位之外，其关键的功夫全在刨烟师傅的手上。不同的师傅就能刨出不同的品质来。

万盛烟行的这位刨烟高手，历来都是三先生的先人——依次是他的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然后就是他的父亲。所以，三先生一家祖传的这种绝招是独行独艺，在饶州城代代相传近百年。因此他们祖上几代人，一直深受烟行老板的器重。

本来，到了三先生这一代，他也许又可能成为新一代的刨烟高手，从而子承父业，再次支撑万盛烟行这块金字招牌。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却让这位高手的传人失去了承袭这种职业和荣誉的机会，从而没有成为一名刨烟高手，只是做了万盛烟行的一名朝奉。

其中的原因，实在是纯属偶然——

每年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依照万盛烟行的多年惯例，烟行老板都要在这个团圆佳节摆酒设宴打牙祭，款待一下下半年多来劳苦功高的师傅伙计们。这一年的中秋节也不例外。到了八月十五这一天，万盛烟行吃过中午饭就歇了生意放假了，所有的师傅伙计都脱下油渍斑斑的衣衫，换上干净体面的衣服，到街上的剃头铺子里剃个头，或者是到澡堂子里泡个澡，一个个显得那样的容光焕发，精神饱满。

到了傍晚，圆圆的月亮还没有爬上饶州城东门的城楼，万盛烟行就早早地关门打烊了。通明的灯烛就把前厅后院照得一片辉煌。

在店铺前厅的正中央，几张红漆的八仙桌上，摆满了大盘小碟的菜肴，一桌的油水，满屋的肉香。地下是一大坛刚开头的当地名酒“饶州烧”。一个伙计正在往桌上的八个大碗里倒酒。烟行的老板姓曹，此时也是一身竹布长衫，满脸笑容地招呼大家入席。三先生的父亲，一位年富力强的刨烟师傅，此时更是一脸的喜气。和曹老板客套一番之后，他就当仁不让地朝南上坐了。因为这个位子，他家祖辈和父辈已经坐过几代人。

几碗“饶州烧”下肚后，三先生的父亲更是面如红枣，身轻似燕，好不开心。他想到人生在世，一年能有一个八月中秋节，也就心满意足了。

酒醉饭饱之后无以排遣，几位师傅都说到后院去举石碾子玩。三先生的父亲说，年年都去举那个石碾子也没有什么意思，今年我来一出新招让大家看看。

曹老板正要问有什么新招。话还没有出口，就只见三先生的父亲一个鹞子翻身，纵身跃过了店铺里那排近四尺高的曲尺柜台，大叫一声“胀死啰！”——本是一句戏言，以博得在旁的师傅伙计们一笑。哪晓得在一片喝彩声中，三先生的父亲竟然在柜台外面的铺地方砖上扑腾了几下，就双脚一伸一曲的不再动弹了。等到大家反应过来上前去扶他时，他已经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这时，旁边的人都在议论纷纷，说是不是喝醉了酒？

只有那位见多识广的账房先生拈了拈须，对曹老板说：“老板，不是喝醉了酒，一定是肠断了。”

不管旁边的人怎么说，三先生的父亲就是躺在铺地方砖上没有动静。一位正值盛年的刨烟高手，就这样在乐极生悲之中意外地不辞而别了。三先生祖上一脉相承下来的这门独活绝招，也就这样的失传了。

虽然在读了三年私塾之后，三先生就随着他父亲在刨烟作坊里厮混，但他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孩子，年幼体弱，还只是一个打下手的拉刨工。他父亲原本打算再等两年，就向他传授这门手艺，没想到夙愿未酬就撒手西归了。三先生自然也就没有学到这门绝招。

好在万盛烟行的曹老板也是一位仁义之人。想到自家的这井门面能从祖上支撑到现在，历经几代人的繁华，在这饶州城的同行中出尽了风头，也是全仗刨烟师傅他家祖上几代人的好处。为人在世，讲究的都是“良心”二字。刨烟师傅虽然不期而终，但他的儿子三先生还在；再说，万盛烟行还有百十号师傅伙计，不能寒了他们的心。于是，曹老板不但花大钱厚葬了这位死去的刨烟高手，而且还让三先生改行到账房，做了一名端茶倒水的伙计。

几年之后，万盛烟行的生意越做越大。除了经营烟行之外，还兼营粮食和竹木生意，一夜之间，就成了饶州城里的首富。同行人都说，万盛烟行的曹老板是善有善报，才有今天的富贵。曹老板听了之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又把三先生由一名伙计，擢升为一名朝奉，专门在账房帮忙料理销售业务。

曹老板的这一举动，一时又在饶州城传为美谈，又收买了许多忠心耿耿的人心。从此，三先生也开始活出个人样来了。

三先生之所以能受到曹老板的青睐，几年下来，就能升为万盛烟行的朝奉，除了他祖上几代人的阴功阴德之外，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先生本人天生就是一个做朝奉的料。

三先生虽然出身卑微，却生得耳大面白，仪表堂堂，天生一副富贵相。加上又天资聪敏，能说会道，小时候也上过三年私塾，识得几个字，而且还无师自通地拨得一手好算盘。这一切都让曹老板看在眼里，觉得他是一块可琢之玉，就做了个顺手人情。如果是个五大三粗的粗蛮笨拙之人，就不见得有这么等运气了。后来，有了在账房中几年的历练，更让他面目一新。

万盛烟行的账房是整个烟行中最热闹的地方。这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在耳濡目染之中，三先生的谈吐举止也就渐显出一种儒雅之风，活脱脱的透出一副文人书生的斯文相。看到三先生这般出息，曹老板心中也是暗暗称奇，心想这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尽管三先生没有能像祖上几代人那样，有一手刨皮丝烟的独活绝招，但同样深得老板器重。生意场中，什么样的角色都是要的，送往迎来自然少不了这样一位人物。加上三先生从小混迹烟行，这么多年来，对于这种生意的行情门道，时价成色，自然也就无师自通，一看就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没过几年，三先生不仅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朝奉，而且差不多又成了曹老板的左膀右臂，万盛烟行的许多重大举措都要找他商量，听他拿主意。

三先生混到了这种田地，那他“三先生”的绰号也就名副其实了。要知道，三先生的真名并不是叫“三先生”——当年烟行的伙计始称其为“三先生”，完全是一种善意的戏谑之词。一是见他长得白白胖胖，二是见他的言行举止斯斯文文，于是便戏称其为“三先生”，多少带有点讥讽的意思。叫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一种习惯。可是等到他当上了朝奉之后，烟行上上下下都呼其为三先生，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好像他生来就应该被叫做三先生一样。至于三先生本人现在也更是有呼必应，不再去深究人们的某种含义，也好像自己生来就应该被叫做三先生一样。至于他原来的真实姓名，也就渐渐地被人们所淡忘了。

从此，无论是在万盛烟行还是在饶州城里，凡是认得这位朝奉的，

都叫他三先生。

自从当上了万盛烟行的朝奉之后，这些年来，三老先生在饶州城的日子倒也过得十分的滋润。能在万盛烟行这样的地方吃上一碗斯文饭，倒也着实比祖上几代人风光多了。

如果不是后来的吴城之行，让他的人生之旅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三先生就会像许许多多的饶州人一样，在这里娶妻生子，置下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凭自己的谋生之术，过上一段衣食无忧的日子，在这座富庶的饶州古城终其一生。

然而，就是后来的那次吴城之行，却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三先生的命运，以致生出许多事端来。

2、在船上

饶州城是一座水乡码头。

城外有一条河叫做昌江，清清的河水，日日夜夜从城外流过。

昌江发源于江西和安徽两省交界的婺源浮梁的群山之中，可谓源远流长。昌江的上游是四海闻名的瓷都景德镇，下通当时的江南名埠吴城。饶州城是昌江中游的一座水码头，从这里无论是上通景德镇还是下达吴城，行船走水，大约都是二三天的路程。

农历四月的一天，曹老板突然把三先生带到自己的内室，关上房门神秘地对他说：“明天你就出一趟远门，去一趟吴城吧！”

“吴城？”三先生一听，不由得一愣，因为他事先并不知道，更不知道老板说的吴城又在哪儿。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

曹老板一见三先生这个傻样，就笑着说：“你也不要害怕，我是信得过你，才叫你去。你现在已经长大了，也该独当一面了。”

三先生一听，这才点了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就是不知道老板叫我到吴城去……”

曹老板说：“我要你到吴城去，是见一位四川来的客商。”

“四川客商？”

“对。”曹老板说，“这是我们万盛烟行的一位老顾客，从他祖上开始就同我们做生意，已经做了几代人。现在他家老爷子过世了，他是家里的老大，就继承了他父亲的事业。他这次来吴城就是想继续同我们合作。他是第一次来江西，我就派你去吴城迎接一下。见到那位少老板之后，你就立即把他请到饶州，带到我们行里来。”

三先生一听这才放心了。他也笑着说：“请老板放心，我一定把他请来。”

曹老板一听三先生的口气，就知道他并没有明白其中的利害，就神色庄重地对他说：“不过你要知道，你这次行动一定要保密，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因为现在我们饶州城里，有好几家烟行都争着想同他做生意。因为这个家族是川蜀一带有名的大户人家，生意做得很大，那几家烟行都想和他拉上关系，只是碍于我们万盛烟行同他祖上的关系，才一直不好插手。现在他父亲不在了，就都想趁机把这位财神菩萨请去。你知道吗？”

三先生点了点头。

曹老板又说：“我还要告诉你，那位少老板这次来，身上带有大宗的银款，你千万不能走漏了风声。近来路上并不太平，这一点你也应该清楚。见到了那位少老板就立即返回，不要在吴城停留。”

三先生说：“我知道了。我就是不知道到了吴城，到哪里去找这位少老板？”

曹老板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安排。”

曹老板说着就拿出一个大信封对三先生说：“这是他前些日子给我的来信，里面还有他的名片。他到吴城后，还是住在吴城的长春客棧，这是当年他家老爷子常住的地方。你把他的信和名片都带上，这里面还有还有我写给他的一封信。他见到这些东西之后，就知道你是谁了。都记住了吗？”

三先生想了想说：“都记住了。请老板放心吧！”

曹老板说：“你把这些东西都收藏好，明天一早动身。我派舵工张蛮子带两个水手驾我坐的那条船送你去。这三个人都是我挑选出来的，是我信得过的人，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谨慎。你是第一次出门，吴城

又是个大地方。路上有什么事多和他们商量商量。张蛮子可是个老江湖，见多识广，跟着我也有些年头了，吴城他也去过多次，有事多问问他。”

三先生看了看曹老板，知道这次吴城之行责任重大，也知道这是老板对自己的信任。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又用力点了一下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收起了手里的那个信封。

同曹老板密谈之后，三先生内心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老板能把这样一件大事交给自己去办，说明他信任自己，也相信自己的能力。只要这件事办得顺利，离自己出人头地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喜的是自己长这么大了，一直就是在饶州城这个巴掌大的地方转来转去，还没有出过远门，更不要说到吴城那样的大地方去见识见识。这一次可有了机会让自己去长长见识了。

还有一件让三先生高兴的事，就是曹老板竟然派舵工张蛮子跟自己同去。因为他知道，在万盛烟行，舵工张蛮子可是一位名人。

同三先生一样，舵工张蛮子也只是他的绰号，他的真实姓名已经没有人知道了。张蛮子是从小在船上滚大的，一双罗圈腿，支撑着一副五短三粗的大块头，天生就是一个驾船跑水的料。不过，别看张蛮子其貌不扬，但他手上可有几斤气力。烟行后院柳树下的那个石碾子，真正能举过头顶，绕场走上三圈的，在整个万盛烟行也就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三先生那死去的父亲，另一个就是这个张蛮子。所以在整个万盛烟行，张蛮子也就只服两个人，一个当然是烟行曹老板，另一个就是三先生的父亲。因此，张蛮子就一直把三先生的父亲视为知己，对三先生自然也就另眼相待了。

张蛮子和三先生的父亲的这种关系，除了两个人都能举起那只石碾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张蛮子不仅好酒，而且好烟，烟瘾特别的大，并且总想抽那种上等的好烟。因此，三先生的父亲在世时，总会私下里弄些好烟接济他，有时甚至还会弄一些上好的“皮丝烟”给他抽。尽管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一个月也摊不上一两回；就是弄到了，也就是那么一小包，不过一二两的样子。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是得到了一小包这样的皮丝烟，张蛮子就会像龟孙子一样，对三先生的父亲又是作揖又是打躬，甚至还会磕三个响头，嘴里连连说：爹，

您真好，您真是的我亲爹……

父亲去世后，张蛮子对三先生的关心和感情同样是一如既往。尽管他知道三先生不会再送烟给他抽，但还是把他当亲人一样看待。这就是张蛮子做人的准则，他讲的就是这种江湖义气。

这一次，曹老板之所以让张蛮子跟三先生同去吴城，也是看中了这一点。因为这是三先生第一次出门办事，又是去吴城那样的大地方，身边总得要有一个信得过的人照应。

然而，殊不知正是曹老板的这种安排，在后来却无意之中成全了三先生，让他在另一条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二天一清早，三先生就带着张蛮子和另外两个水手到码头上去了。饶州城东门的码头上，泊着万盛烟行大大小小的几十条船。其中有一条八十担的双桅快船是曹老板的专用船。曹老板平时出门总是坐这条船，而在这条船上掌舵的又总是张蛮子。如今曹老板让三先生坐这条船去，可见意义就不一般了。

清晨，码头上还是静静的，薄薄的雾气正在晨风中缓缓散去。三先生一行四人悄悄地来到了码头。张蛮子抬头看了看天，就对三先生说：“三先生，你真好福气，第一次出门就碰上个好天气。”

三先生笑了笑说：“是么？是大家的福气好。上船吧。”

一阵起锚声响过之后，两个水手就用长长的竹篙，从一大片停泊在那里的船群中，小心地把这条船撑出来。这时，站在船后艄的张蛮子暂时还无事可干，就忙里偷闲，把那根碗口粗的檀木舵杆夹在裤裆里，坐在那里叭啦啦地抽他的黄烟。他手中的那杆罗汉竹篾做的黄烟管，虽然只有尺把来长，却有一根油条那么粗，那个烟管头比他的拳头还要大。张蛮子抽完了一筒烟之后，便把烟管头在舵杆上狠狠地叩了几下。烟灰叩出来了，他就把烟管掖进腰里系的罗布手巾里，把烟荷包、打火石和火镰放进口袋里。那烟管头“橐橐橐”的三声闷响，就是正式开船的信号。

这时，那两个水手刚好把船撑离了船群。其中一个就丢下撑篙去解扯帆的绳索，准备把帆拉起来；另一个仍然用手中的撑篙一下一下地点着水面，错过其他的船只。

这时，张蛮子才缓缓地站了起来，跨过舵杆站在一边，一只布满纹痕的大手就像一把铁钳一样，紧紧地卡住舵杆并用力扳动。船舵在他的扳动下咔咔作响，船头慢慢地对准了江心……

在这条船上，此时只有三先生才无所事事。他不知所措地站在桅杆下，看着他们三个人在忙乎着，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他只是用手扶着被桐油浸透了的船篷，像个老板一样站在那里。

船到江心了，帆也扯起来了，这时张蛮子又是一个满舵，船便在江面上朝前驶去。风，已经把扯得半高的船帆鼓得满满的。船前进的速度快起来了。三先生开始注视着前方。

赣东北的四月天气，乍寒还暖，正是出门的好时光。三先生身穿一袭蓝布长衫，外罩一件缎子马甲，流水的长辫拖在脑后，上面抹了点油，亮亮的。微胖的身材，笔直的腰板，站在那里，叫人看上去真有几分精神，几分倜傥。

出了饶州城，在这条八十担的帆船上，三先生就再也不是朝奉，而是老板了。从饶州城到吴城，沿昌江顺流而下，一路上春水新绿，浅草泛波，又是风平浪静，让三先生的确有几分快活。他不禁想起了上船时张蛮子说的话，难道自己真的是好福气么？

船离开饶州城不久，晨雾完全散尽，太阳出来了。四月的太阳暖洋洋地照着远山近廓，就像一幅画一样，展现在三先生的面前。昌江虽然叫做昌江，其实就是穿行在赣东北山野平川之间的一条河。河面时宽时窄，河水有深有浅。两岸村庄稠密，炊烟相接，鸡犬相闻。河面窄的地方，只不过五六丈宽，船就在人家的墙根下穿行。白色的粉墙，新绿的垂柳，成丛的绿竹，还有院落里未谢的桃花，都一齐倒映在水里，叫人分不清天上地下。一条青石板铺成的台阶，挂在陡峭的河岸上，上头连着的是吊脚楼，下面是一个洗菜淘米的麻石码头。

这时，恰好有个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农家少女，正提着一竹篮衣服走下长长的台阶。那件大红的上衣，顿时让三先生眼前一亮。谁知那少女这时也正站在石阶上，看着河面上这条驶来的快船。清癯的瓜子脸上，两道弯眉。一双秀目正与三先生的目光撞个正着。两人的目光就像电石火光一样，让彼此都怦然心动。三先生也许从来没有见过如

此清纯的女子，所以看得格外格出神；而那位少女，也许是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俊秀端庄的男子——要说见过，也就是元宵节在村头的戏台上——也是一时看得那样的大胆火辣……

谁知船行如箭，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三先生不禁回过回头去，只见那少女还痴痴地站在那里，专注地朝船上凝眸张望。

三先生的这一举一动，都让站在后艄掌舵的张蛮子看得一清二楚，他不禁大叫起来：“哟，三先生，一出门就看上相好的啦！”

张蛮子这一声喊，才把三先生从梦中惊醒。他不好意思看了张蛮子一眼，嘴里却说：“你不要胡说，好生掌你的舵就是了。”

张蛮子也不示弱，又笑着说：“舵我自然要掌好，就是你的裤裆里可不要竖桅杆啰！”

“哈哈哈哈哈……”

两个在前面撑篙的水手，也被张蛮子的这句话逗乐了，不由得大笑起来。船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这时，只见一个水手一手提着竹篙，一手拉开打褶的裤腰，边拉边说：“我倒是没有竖桅杆，只是刚才走得急，一泡过夜尿把我憋死了。”

说着说着，就掏出那只秤砣一样的家伙，对着江面撒起尿来。白花花的一条银线在阳光下快活地飘洒着，真是飞珠溅玉，洒了差不多半里路远。

三先生看到这一切，心中好生羡慕。他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人竟活得如此的快活。

这时，又听到另一个水手在说：“张大哥，现在没事，来一段高腔曲，怎么样？”

张蛮子说：“不来啦，唱什么高腔？叫二狗唱段小曲儿吧。反正他尿也尿了，正好吼两嗓子。”

三先生这时才知道，原来刚才那个尿尿的水手叫二狗。

二狗把裤裆里的家伙收拾好了，就一边撑船一边说：“我不会唱什么小曲，还是听团鱼头唱唱《十八摸》吧。那才叫好听的！”

三先生又知道另一个水手叫团鱼头。

谁知团鱼头也不肯唱。他说：“唱什么唱，我昨天晚上是一摸都没

有摸，更不要说十八摸。”

张蛮子说：“骗鬼！你不是到万花楼找二妹去了吗？奶子总摸了两下吧！”

团鱼头说：“我才不骗你。昨晚我去的时候，二妹房里已经有人了。她只是出来和我说了两句话，叫我等一下。我知道今天要起来早，就没有等她。”

二狗一听，笑着说：“团鱼头，你可真老实啊！”

张蛮子说：“要是你二狗，可没有这么好说话哟。”

二狗说：“嘿嘿，那当然啰，我至少也要摸她两下奶子才走。”

张蛮子说：“好你个二狗。你真是条公狗啊嘿嘿嘿嘿……”

大家都笑了起来。

三先生却让他们说得云里雾里，但还是也跟着笑了。

船到了一段较宽的江面上，顺水顺风，两片帆都扯起来了，走得嗤嗤地响。白色的浪花从船舷两边直往后退。这时，除了掌舵的张蛮子之外，船上其他的人都没有事了。团鱼头就从舱里搬来一把小竹椅子，请三先生坐下。

团鱼头说：“三先生，这一回出来你是老板，就得像个做老板的样子。不过你是诸葛亮挂帅，初出茅庐，有些规矩还不大懂。那么，你是想听我唱《十八摸》，还是想听我说说行船走水的那些江湖规矩。”

三先生一听，果然一本正经地说：“团鱼头，有哪些规矩你就说出来我听听，我当然想学学嘛。”

二狗连忙说：“三先生，你不要听团鱼头吹牛皮，他懂得什么规矩。他只是不想唱《十八摸》了。如果你真想学规矩，我倒真可以告诉你。这行船走水，可有好多规矩……”

三先生说：“都有些什么规矩啊？”

“比如说，这两片帆，你就不能叫帆。”

“哪叫什么？”

“要叫篷。”

“篷？”

“对，要叫篷。你懂吗？”

“哦，我明白了。”三先生嘴里没有说，心里的确明白了。他知道“帆”与“翻”同音，驾船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这个“翻”字。

“明白了就好。以后坐船可不能乱说了。”

三先生笑了笑说：“我知道了。再说说，还有什么规矩？”

这时，团鱼头也凑过来，坐在三先生旁边的船板上对三先生说：“要说规矩，那可多着哩。你听着，在船上吃饭时，拿的筷子不能叫筷子，要叫顺风。”

“顺风？你骗我吧？”

二狗说：“团鱼头没有骗你三先生。是要叫顺风。只有顺风，船才走得快啊，你说是不是？”

三先生点了点头说：“有理。还有么？”

“有，船锚要叫龙爪。”

“吃饭要说打尖。”

“……”

二狗和团鱼头两个人都在抢着说，一口气说了好几个。

这时，后艄的张蛮子听得不耐烦了，大声说：“好你个鳖崽仔，你们以为三先生是三岁孩童，什么都要你们烦絮！还有要紧的你们怎么不说？”

团鱼头说：“还有什么要紧的？”

张蛮子说：“怎么没有要紧的？掌舵的要赏酒钱……”

“还要赏黄烟，对么？”团鱼头连忙抢着说。他在点张蛮子的穴。

“对你娘个赤脚。船上的老板要吃团鱼头。”

张蛮子也在反唇相讥。说得大家又一阵乐。

三先生说：“行了，这些规矩我都依你们，赏酒赏烟我都赏。可是今天我们船上可没有团鱼头呀？那我们吃什么啊！”

“哟，你身边不是有现成的吗？吃完了那只大团鱼头，我和二狗裤裆里还一人有一只小团鱼头，够你吃的，二狗你说是不是？”

二狗和三先生都乐了，张蛮子总算在团鱼头身上出了一口气。

大家乐过之后，张蛮子又说：“你这两只鳖崽仔，怕是轻快得皮作痒，在哄三先生乐。团鱼头，你给我过来掌舵，让老子好好歇歇，抽筒黄烟；

二狗，你去淘米生炉子，准备做饭打尖了。”

看来这船上真正的老板还是张蛮子。听他这么一吩咐，团鱼头就连忙爬起来向后艄走去，二狗子也乖乖地进舱淘米去了。

团鱼头到后艄接过舵杆后，张蛮子才从船舷上走过来，靠着桅杆坐在三先生身边。刚一坐下，就从腰边摸出他的旱烟管，装上满满的一斗烟，然后又掏出打火石、火镰和纸媒，“咯咯咯”地三下两下就打着了火，在叭啦啦地抽了起来。一团烟雾笼罩在他那皱巴巴的脸上，只一会儿，就叫风吹散了。

张蛮子正要说什么，只见三先生站起来走进船舱里，拿出一个草纸包来递给张蛮子。张蛮子打开一看，眼睛都光了。天哪，又是一包姜黄色的皮丝烟！

“爹，你真好，你真是我的亲爹！自从你爹去世后，我可好久没有抽过这东西啊！”

张蛮子又像当年一样，对三先生又是磕头又是作揖。

三先生笑着说：“别这样了。你叫我爹，不是折杀我了。我还是刚才学到的规矩啊！”

团鱼头在后艄喊：“张蛮子，还不快谢谢我呀！”

“谢你娘个赤脚！是三先生给的，又不是你给的！”张蛮子得意地说。

“我本来是准备到了吴城，才把这包东西给你。可我想想还是现在拿出来，让你先过过瘾。”三先生说。

“你真是爹，跟你老子一样，真是我的亲爹。”

三先生一听，乐了，连忙说：“你这是什么话。我跟我老子成一个辈分了？这不是胡说！”

张蛮子也乐了，他也笑道说：“管他是什么老子还是爹，只要有皮丝烟就是我的亲爹。”

张蛮子一边乐，一边把烟斗里那花还没有完全烧成灰的烟叩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撮起一小撮皮丝烟，用两节肥猪肠一样粗的指头，轻轻地把这一小撮皮丝烟揉搓成一个小团团，装进烟斗里去，然后点上火，狠狠地吸上一口，又靠在桅杆上，微闭着双眼，半天都不吐出来，一

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三先生一看他那样子，心里头也很高兴。他看着张蛮子，也不去打扰他，在等着他把那口烟吐出来。

张蛮子靠在那里，一动不动，在三先生的等待中，终于呼出了一口气。两股长长的烟雾，争先恐后地从张蛮子那两只黑乎乎的大鼻孔里涌了出来，在风中飘荡着，似乎让三先生也闻到了一股回味悠长的香味。

等到张蛮子过足了烟瘾之后，三先生才说：“张蛮子，这回去吴城，我是第一次出门，各事都要仰仗你了。”

张蛮子毫不客气地说：“行！”

“老板说，你对吴城很熟悉，你能跟我说说吴城么？”

“这……我可说不清楚。我只晓得吴城很大很大，满街都是店铺，满街都是人，那比我们饶州城不晓得大到哪里去了！”

三先生没有作声，他知道张蛮子倒的确是说了番大实话。吴城是当时有名的江南大都市，他张蛮子能说得清楚么？

3、吴城

吴城，位于鄱阳湖与赣江、修河、抚河、信江和昌江的五水交汇处，是当时与南京和汉口这样的大码头比肩齐名的江南大都市之一。当年，江湖上流传的那两句话——“装不尽的吴城，卸不完的汉口”就是最好的见证。这两句话还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到今天。

不过，吴城本来没有城，此地当年只有一座小小的山丘。这座小小的山丘就叫吴山。因为这一带在春秋战国时代，应该是属于吴国的疆土。这里开始被人们称为吴城，并且发展成一座江南大都市是在公元425年以后的事。

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江南大地，那时还是一片蛮荒之邦。刚刚走出茹毛饮血时代的土著们，便在这块土地上开始了刀耕火种的生涯。与此同时，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又开始了一场群雄逐鹿的剑影刀光。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楚汉相争”。战争终于结束了，楚汉相争的结果让汉高祖刘邦江山一统，天下又趋于暂时的太平。此时，身登九锡的汉高祖又开始设郡置县，治理他从马背上夺来的皇天后土。于是这片蛮荒之地也开始纳入汉家天子的版图。

汉高祖六年，鄱阳湖周遭设有海昏、鄡阳（也写作“泉阳”）两县。这两座县的县城隔湖相望，海昏县城在鄱阳湖的西南，鄡阳县城在湖的东北。西南的海昏县地处鄱阳湖平原，土厚人稠，开始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不料到了公元425年，突然一场地动山摇的大地震，让海昏县城一夜之间沉入了鄱阳湖底。一马平川的鄱阳湖平原立刻白浪滔天。地震过后，海昏县城就向南迁徙，移至赣江、修河与昌江三江交汇处的吴山。也就是现在的吴城所在地。

吴山，名不见经传，只是江南常见的一道寻常山脉。但是，处在地势低洼平旷的鄱阳湖平原上，吴山就显得鹤立鸡群，气势不凡了。加上吴山的东北方向有一脉山脊，一直弯弯曲曲地伸向湖中，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来自东北方向的大风，恰到好处地把这一方湖面弯出一片自然的港湾来。于是，这里就成了许多渔船和商船的避风港。那些南来北往的舟楫，在那黄昏时分或者是在有风的日子，都争先恐后地泊进了它的怀抱。有了这片港湾之后，吴山这座新的县治便一夜之间，成了一座繁华的水乡集镇，后来就很快繁衍成了一座江南大都市。

由一座繁华的水乡集镇而膨胀繁衍成一座江南大都市，而且能与南京、汉口这样的大都市比肩齐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如果要深究其发展演变的缘由，那吴山无疑是占了地理位置上的便宜。

吴山位于鄱阳湖边，而鄱阳湖可不是一般的湖，它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这种结论应该是举世公认的。在当今新出版的《辞海》和地图册上，鄱阳湖的面积还赫然被标为“3960平方公里”。尽管大浪淘沙、沧海桑田，但鄱阳湖依然烟波浩渺，浩浩汤汤，在江西北部的山野平川中流淌着，上承江西北部的赣江、修河、抚河、信江和昌江五水之源，下通华夏第一大河长江。当它汇集了这五条大河的源流之后，就横无际涯，一泻千里地注入长江，然后东流入海。

鄱阳湖虽然没有洞庭湖那“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之气势，虽然没有长江那“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之雄奇；它虽然不是“北方的河”，孕育了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它虽然不是“迷人的海”，有“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恢宏浩瀚……但是，它却聚集了这片土地上的山川灵气，蕴涵了吴天楚地之世事沧桑。

多少年来，鄱阳湖曾经是一片被世人遗忘了的水域，就像与它紧邻的庐山一样，让世人难识其真面目。一年又一年，让它就这样迷茫在暮春三春的烟雨之中。只有在夏日的落日熔金之时，才有渔舟唱晚的叹息。而这种叹息也就像是风过水面，风过之后依然是浪静无痕，月白沙净。即便是初唐才子王勃以他的神来之笔，远远地站在南昌高高的滕王阁上，为它写下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华章，也只不过是一时之绝唱，后来者。

然而，这毕竟是一片汇聚万川的水域，五条黄金水道让这座小小的吴山占尽了地理上的优势，从而让它变成了一座繁华的水乡集镇，最后演变成了一座吴城——因为吴城正是坐落在这五条黄金水道的交汇点上。

由吴城溯赣江而上，就是江西省的省会城市南昌，再往上便是遐迩闻名的药都樟树镇。南昌自古以来，就是江西这个内地省份的最大城市，是这个省的标志和象征。更不要说信江和抚河两岸那一望无际的赣抚平原。

如果是溯修河和昌江而上同样是海阔天空。修河的这一边是修水、武宁山区，连绵起伏的大山直接湘皖；而昌江的那一边，则是富庶几朝的古城饶州，再往上就是四海闻名的瓷都景德镇。如果还要沿江而上，就是自古就有名的茶乡婺源、浮梁。

这样一来，修水武宁山区的杉木茅竹、药都樟树镇的救命丸散、赣抚平原的稻米、饶州古城的烟叶，还有瓷都景德镇的青花玲珑瓷，婺源浮梁的谷雨新茶，甚至是从云南、广西经湖广而来的烟土鸦片……哪一样不要船装舟载，从这五条黄金水道顺流而下，先到吴城，然后流经鄱阳湖，流进长江，再上至汉口重庆，下到南京苏杭，直到十里洋场上海滩；或者是由运河漕运至天津北京，甚至是漂洋过海，南到